**会画画的体育老师**

 **作者：黄勇英**

报社肖总编给我打来电话，说六中的张正平副校长是个民间高手，连环画画得很好，你可以去采访一下。

张正平这个名字，对我来说并不陌生。他跟我是同一届的，我们都是八五届邵武一中的毕业生，只是他学的是体育专业，而我学的是中文专业。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，只知道他球打得好。

我打电话给他，在电话里我谈了采访他的想法。他一口答应下来，不过，在电话里，他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普通人，报道千万不要夸大事实。我说，我会尊重事实，你放心。

第二天到他学校，他早已等候在门卫旁的保安办公室。岁月在他的身上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，他并没有成为一个中年油腻男。多年的体育锻炼让他依然保有健美的身材。他的五官很立体，眼窝深陷，笑起来有些腼腆。寒暄之后，他带我上楼。到了他的办公室，他给我泡了一杯茶，然后就开始聊起他和连环画的不解之缘。

一个人对一件事情的执着常常会伴随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有跌宕起伏的故事，也有欢喜或悲伤，当然，更多的是坚持后的回报和收获。时间的流逝总在不经意之间，而那些被时间带走的点点滴滴，又常常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，令我们终身难忘。

 **兴趣是最好的老师**

人们常说：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，这话不假。张正平老师就是因为童年时期对连环画产生浓厚的兴趣，从而爱上画连环画的（早期的时候，人们把连环画叫作小人书。）画连环画这个兴趣，一坚持就是四十多年，而他，也从一个懵懂的孩子成长为一个事业有成的副校长。

他的父亲叫张星明，最早在和平中心小学，后来调到罗乾小学当校长。因为他是家里的长子，所以父亲对他的要求特别严格，把他和姐姐带在身边严格管教。而弟弟和妹妹，则跟母亲呆在家中。

俗话说：严父出孝子，他自小就懂事听话，不像其他孩子一般顽皮。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他就每天被父亲从床上拉起来去晨跑。夏天还好些，冬天就难熬了。乡村的冬天，异常寒冷。地上结着冰霜，踏上去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。年幼的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，别人家的孩子都在被窝里酣睡，而他却在冷风中备受煎熬。直到长大后他才他明白，父亲是希望他有一个强健的体魄。除了锻炼身体，父亲还要求他每天中午必须练字，他现在写得一手好字，就是得益于父亲当年的严格要求。

当时在罗乾小学读书的时候，一些小学生喜欢将连环画带到学校来看。上课的时候，他们也放不下手里的书，又怕被老师发现，只能小心翼翼地将连环画放在抽屉里看。有时老师发现了，就将他们的连环画没收了。这些被没收的连环画被堆放在办公室的一角，无人看管。中午的时候，大家都在午休，他一个人来到办公室，挑选一些自己喜欢连环画，然后坐在一个角落里安静地看起来。渐渐地，他被书中的人物吸引了，那些栩栩如生的插图让他如痴如醉。当时连载的连环画有《隋唐演义》、《三国演义》，这些都是他非常喜欢的，书中的每一个英雄人物都让他痴迷。看着看着，他的手痒了，于是他开始用铅笔临摹连环画中的人物。一笔一画，认真细描，就这样，他画的人物开始渐渐有了些样子。

虽然没有老师教，但这并不妨碍他坚持临摹的决心。人常说：付出总有回报。在他的坚持下，一个个线条清晰、神态逼真的人物从他的笔下活脱脱地跳出来。办公室的老师们看了他画的人物插图，纷纷对他竖起了大拇指。他们对他的父亲说：张校长，你儿子真能干，人物插图画得真好。父亲听了也只是笑笑，没有多说什么。这些称赞的话对于一个十岁的少年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鼓励，从此，他更加坚定信心，用心画画。渐渐地，他沉浸在他的铅笔画里，那一个个从铅笔下走出的人物都凝聚了一个少年的心血和热情。

  **寒来暑往，笔画不辍**

小学毕业后，张正平老师来到邵武一中读初中。当时他的美术老师是刘君博老师，刘老师也是我的美术老师。刘老师个高人帅，头发微卷，总是穿着擦得锃亮的皮鞋，在我们眼里，他可以算得上是一个“美男子”。

当时班上有几个学生跟刘老师学画画，这让喜欢铅笔画的张正平十分羡慕。可是作为一个从乡下上来的孩子，他的内心总带着一些羞怯，他并没有勇气向刘老师提出想学画画的要求。有一次，年段举办学生作品画展，张正平老师鼓足勇气报名参加，他想向大家证明他是一个会画画的孩子。他用铅笔打底，用蜡笔涂色（这蜡笔是他花了七分钱的零花钱买来的），就这样，他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，终于完成了一幅名为《齐天大圣孙悟空》的人物画，这幅作品在当时获得了二等奖，他也因此得到了刘老师的表扬。当他拿到刘老师颁发给他的奖状的时候，他的心里比抹了蜜还甜。这次获奖也让他明白了一件事，那就是乡下的孩子并不比城里的孩子差，城里孩子能做得到的事，他张正平也一样能做到。

初中三年的学习结束了，他上了高中。当时高一的语文老师是邱峻老师。有一次年段举办“学雷锋主题”的黑板报设计大赛，他也设计了一幅板报，结果意外地获得了一等奖。这次获奖让他对自己的画画和书写有了更大的信心，他知道，自己并不比任何人差。到了高二的时候，当时班上的陈一沿、胡聪同学的画画得很好，他跟他们玩在一起，同时也像他们请教和学习。渐渐的，他的人物插画开始越来越成熟。当时流行《霍元甲》、《射雕英雄传》这样的武侠小说，他读了之后爱不释手。于是，他开始画这些武打小说中的人物插图，画了十几张，这些作品在后来高中毕业的时候，都被他撕下来赠给同学做纪念了。

高三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，由于当时他英语成绩不太好，父亲心想既然他这么爱画画，就让他考艺术专业好了。于是，他的父亲为他请了一个美术老师，让他跟着老师学习素描和碳素画。可是才学了半个月，他就坐不住了。父亲也拿他没办法，只好由着他跟着当时班上的王芳武、张军一起练体育，当时带他训练的是陈老师。高考的时候，他考上了宁德师专体育系，学的是跳远专业。在大学学习期间，他也坚持画画，并没有因为学业繁重而停笔。师专曾举办过一期美术作品大赛，团支书让他参赛，于是他画了一幅《五骏图》，这幅画是用铅笔和毛笔完成的。当时这幅作品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盛赞，大家都说他画的马神了。说到喜欢画马，主要是因为受到徐悲鸿先生的《奔马图》的影响。徐悲鸿先生画的马运用饱酣奔放的墨色勾勒头、颈、胸、腿等大转折部位，并以干笔扫出鬃尾，使浓淡干湿的变化浑然天成。马腿的直线细劲有力，犹如钢刀，力透纸背，而腹部、臀部及鬃尾的弧线很有弹性，富于动感。徐先生的《奔马图》让他意识到画画光有线条是不够的，还要有丰富的层次和饱满的情感。

在师专的时候，他曾经花35元钱买了一套针笔。1985年，35元钱是一个大学生一个月的生活费，可是因为喜欢画画，他硬是咬着牙买下了这一套对他来说价格昂贵的针笔。当时岭南画家卢延光的作品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卢延光老师的《一百神仙图》、《一百仕女图》、《一百帝王图》都深深吸引了他，那带着夸张手法的比例修长的人物让他觉得新鲜而有趣，于是他找来卢延光的画仔细地临摹起来，这种临摹使得他对线条的运用和把握更加的到位。

在大学的时候，除了坚持画画，他还坚持练习钢笔字。大学毕业的时候，陪伴他三年的针笔用坏了，后来就改用圆珠笔画连环画。

 **技法纯熟，获得认可**

师专毕业后，他来到一中任教。大概在97、98年的时候，他用圆珠笔画了一幅名为《乔丹》的人物画。这幅人物画的线条明暗处理到位，人物肌肉饱满，张力十足。这幅画得到了一中美术老师陈家辉老师的赞美。这是他珍藏至今的一幅画。有时睡到半夜醒来，他看看挂在墙上的《乔丹》，也觉得自己画得很到位。

 97、98年应该说是他画圆珠笔画水平最高的时候，那时他画战马画得非常传神。大学毕业出来，他看到了外国画家用钢笔画的马，就此迷上了明暗对比鲜明的狂野的马。这些外国画家笔下的马肌肉饱胀突出、光影明暗分明，富有力量感。还有香烟品牌“万宝路”广告中的那些西部牛仔骑的马，其粗犷风格令他深受震撼。这些马的身体外部用中国线条勾勒得流畅清晰，而其肌肉又采用西洋画的技法，明暗分明，富有力度。因为爱马，他甚至在自己卧室的地板上用黑色油漆画了一匹马，每次上床和起床的时候，他都会认真欣赏一下自己画的这匹粗犷的黑马，从它的身上感受生命原始的激情和魅力。

在一中工作了一段时间，一个从屯上调到邵武报社的名叫吴林斌的小学老师找到他，要求他为连载小说《纪然冰命案》画故事插图，他想了想，觉得是一件好事，就答应下来。他一共画了42幅的故事插图。他的插图和小说精彩的内容配合完美，吸引了很多的读者。后来他又陆续画了《五虎将》人物画，《邵武市大埠岗民间故事》、《南陵逸事》的插图。他还记得，当时为《兰陵逸事》画插图的时候，时间很紧。他顾不上休息，把所有业余的时间都用在画插图上，当最后一幅画终于完成的时候，他长吁了一口气，因为终于可以如期交差了。

喜好会充实一个人的生活。当别人去打牌聊天的时候，他喜欢一个人安静地呆着，拿起自己喜欢的笔，慢慢地在一笔一画的描画中感受一份宁静和美好。对于画连环画这个兴趣爱好，他始终没有放弃，他说自己是一个静如处子、动如脱兔的人。在运动场上，他奔跑跳跃，充满力量；而当他安静下来，沉浸在他的绘画世界的时候，他又可以放下所有的杂念。他说：一个人的一生一定要做一些你喜欢的事，这样，你才不会觉得人生寡淡无味。

画连环画不仅带给他充实的生活，也带给他一段美好的姻缘。当年，他就是靠着认真地画了三幅连环画才追到他现在的妻子。当时他是这么想的：送别的东西没有特色，不如就送自己就拿手的圆珠笔画吧，于是他不声不响地画了三幅画交给他心仪的女子，当然，结果是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了美女的芳心，有了现在幸福的小家庭。

2019年，邵武报登出了邵武作家戴健老师的小说《严羽传》，邀请他为小说的每一个章节画一幅画。小说一共有九个章节，他画了九幅画。我去采访他的时候，他还差最后一幅就完成了。对于自己笔下的每一幅画，他都饱含情感。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，他拿出他珍藏了几十年的画，如数家珍地谈到当年画画时的情景。这些珍贵的画记载了他的成长，也带给他生命的乐趣。

时间流逝，岁月不居，而那些细腻的线条并没有随时间而褪色，反而愈加清晰起来。